

云岭 轶事

总策划：鄢康贵

主 编：林 艺 熊晓雯 钱春萍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岭轶事 / 林艺, 熊晓雯, 钱春萍主编.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云岭系列丛书)
ISBN 978-7-5482-2387-0

I. ①云… II. ①林… ②熊… ③钱…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0804号

责任编辑: 熊晓雯

封面设计: 张云

云岭轶事

总策划: 郗康贵

主 编: 林 艺 熊晓雯 钱春萍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05千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387-0

定 价: 48.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走进遥远的独龙江	郑 明	001
今天的事业始于怒江	郑 明	008
徜徉在花海中	郑 明	017
清平洞	犁 心	020
北门街上的唐公馆孤门	黄豆米	027
英雄和大师栖身的小房子	黄豆米	037
在神秘的地方	覃信刚	050
一个民族一条河	张永权	055
悠悠边关情	鄢 康	059
隔娘坡	张昆华	073
最后的街子	张永权	079
岗房之夜	吴 然	085
话说古村落	林 艺	089
莲花池畔忆民大	和 勇	096
香格里拉草原上	张昆华	099
摩梭人家	吴 然	110
一块梅花表	鄢 康	114
敬礼——王军长	孙汝明	128
士兵往事	张京龙	134
和顺小巷连天下	张永权	138
并不如烟的芷村往事	林 艺	143
多依河	吴 然	146
故乡行 乡愁依	林 艺	149
建水游思	尹 雯	153
碧水怒江美 人神共居乐	林 艺	160

怒江行	尹 雯	■ 163
爱 亲	覃信刚	■ 175
听妈妈讲她小时候的事	熊晓雯	■ 179
养在墙上的蜜蜂	钱春萍	■ 187
沐王府与呈贡	冯 申	■ 189
追忆外公孙东明	肖叔屏	■ 192
叙话王德三	张立容	■ 199
回 家	唐雪元	■ 207
彩云之南	罗瑜权	■ 210
永远的巫家坝	张京龙	■ 222
丽江古城	何 峻	■ 227
美哉——抚仙湖	何 峻	■ 231
河口三题	和 勇	■ 234
彩蝶从拖担飞过	李建华	■ 238
诗选六首	郑 明	■ 241
在云南记	艾文华(原名段尹太)	■ 251
当你目光走向远方	艾文华(原名段尹太)	■ 252
走进国殇		
——题腾冲国殇墓园	杨洪昌	■ 253
地下九千尺	余文飞	■ 256
苗山杜鹃红	税国露 王红珍	■ 268



走进遥远的独龙江

郑 明

关于独龙江，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于 39 年前我从川中腹地参军入伍来到怒江边防团四连，虽然隔着巍峨的高黎贡山，却与独龙江在同一条峡谷生活了两年多。20 世纪 70 年代的贡山独龙江，驻守了



一个连队，我们同属怒江军分区边防十团。那时的独龙江雪山阻隔不通公路，从当年十月下旬到翌年五月，有近半年时间大雪封山，连队的战士半年不能到贡山县城。说是县城，居民也仅有几千人，一条狭窄的街道，有几座简易的楼房，唯有的联系就是军用电话。两地情，电话牵。有家里来信均靠贡山营部的首长通过电话向战士们念（写）家书，有的未婚妻来信，为了减少牵挂，也只能通过首长在电话里以念情书的方式传递爱情。战士生了大病，医治就极为困难。1964 年，一名叫张普的战士得了阑尾炎，独龙江卫生所及连队医生不能治疗，此事报告了中央军委，当敬爱的周总理知道后派出直升机，专机从缅甸上空飞进独龙江，由于峡谷山高林密，没有平地，无法降落，也只能盘旋在独龙江上空，投下药品，未能将战士送到昆明救治，而使得战士病逝在独龙江。周总理派专机飞赴独龙江接士兵，这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在全军全国传为佳话。

由于独龙江的艰苦，独龙族的原始生活状态闻名于世，我曾向往走进独龙江，但因当时我作为战士，只能守卫自己连队的防区，没有机会前往，只是神往。后因 1979 年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离开了怒江，带着

对独龙江的向往离开了守卫多年的边防部队。而后到了原昆明军区报社当编辑，多年后转业到云南省委宣传部工作，后来又转到云南省新闻出版局、云南省文联工作，多次因工作到怒江都因独龙江没有通公路，山高路险，而只能放弃。直至近年，媒体不断介绍，经过五年多建设的独龙江公路2014年10月通车了。时任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云南代省长陈豪到独龙江公路举行了通车典礼，越来越加深了我要去独龙江的愿望。



2014年11月10日，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中，云南省作家协会在怒江举办了滇西8州市2014年文学年会，我推掉了一些公务，决定参加文学年会之后，同艺术家们走进独龙江。2014年11月11日上午，滇西文学年会开幕式结束后，我邀约曾二次进独龙江的70岁的老作家、《边疆文学》原主编张永权和云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欧之德，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作家黄玲一同去独龙江。启程之际，我考虑张永权、欧之德年事已高，虽然独龙江公路开通，但6.5公里的隧道进入整修，要2014年12月怒江60周年州庆才正式通车。我试探告诉他们要去独龙江的消息，他们得知后，依然说要一同去看看曾经采访过的独龙族优秀县长高德荣，去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水和那里的战士们。

怒江州委书记童志云介绍了情况，希望作家们再去看看独龙江公路通车后的巨变，希望我们云南省摄影家协会的秘书长李春华、《云南日报》的文艺编辑王宁用镜头记录独龙族的变迁，与云南省文联共同举办“走向现代文明的独龙族”摄影展。我们下午2点从怒江州府六库出发，在怒江大峡谷中行车5个多小时，住在贡山县城。11日清晨太阳初升，贡山县文联主席施华建议我们9点以后云雾开始散去再驱车前往独龙江。一行人心情激动，70岁高龄的老作家张永权已是第三次到独龙江，他仍然不顾路途艰险而兴奋，他说还想看看独龙族的好县长高德荣，还



想看看独龙人民的新变化。一路上怒江州文联主席曹荣春给我们介绍，过去独龙江没有公路，68公里的驿道要走三天。1998年云南原省委书记令狐安也走了三天走进独龙江，写出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百回千曲出深山。一峰突兀凌空立，月在江心水在天。”的诗句，对独龙江和月亮大瀑布进行了赞美，并且在他的诗句中写道：“春城一餐鸿门宴，胜过百姓一年粮。”这就是当时边疆贫困地区的真实写照。1999年修建了简易路98公里，独龙人民就打开了开放的大门，与山外联系多了，但也得翻越4500米的风雪垭口，汽车车速一般在每小时20公里，开车也需5小时。5年前，国家决定打通隧道6.68公里，将缩短25公里山路，投资近5亿，缩短近2小时的车程。施华介绍说，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原定于2014年10月1日举办通车典礼，但因施工条件恶劣，要后延一段时间。李纪恒、陈豪两位领导也走隧道进入了独龙江，看望了独龙人民，向独龙人民传达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两位领导为独龙乡的人民法庭揭牌。为了隧道更安全通行，隧道还将进行2个月的建设，迎接怒江州60年傈僳族自治州大庆。所以，今天还不能走隧道，需绕20多公里的山道行驶，但一路风光好，可以看无限风光、无数险峰。听了这番介绍，大家都怀揣着看美景的向往、追寻着高原的太阳，沐浴着高原的阳光、穿行在高原的云端。

行走到隧道洞口，看着“缺氧不缺精神”的巨幅标语，让我们感动，工人们介绍说隧道因地质情况很差，修了5年。告别了隧道开始向更高的山攀行，路在悬崖中绕行，数不清山道拐。从车里放眼望去，远山都在云海之中，一座山如同一幅水墨画，近处都是千年古林，一棵树如一盆巨大的盆景，造型奇特。正是初冬，万山的枫叶经过严寒霜打，红色金色绿色蓝色黄色融为一体，层林尽染。路边的水竹闪耀金光，我们取名为独龙金竹；路边的古松不少是金色的松枝，我们称这为独龙金松。我们一行作家摄影人，



甚至驾驶员都对这里的美丽景色叹为观止，举起手中的专业相机，或是傻瓜相机，不停地停车不停地按动快门。本来2个多小时的公路走了3个小时，总计98公里的简易公路，行走了5个多小时，下午2点到了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下山到江边，碧绿的江水如同翡翠，拍照下来让人心醉。进到村口，一块巨石上写

下了刚劲有力的“独龙江”三个大字。我们激动地下车留影，以书法家的石碑作证，我们来到了独龙江。放眼望去，一排排富有民族特色的楼房，在阳光下显得耀眼，楼房最高的为五楼，一般都在三楼以下，颜色以黄色为主基调，朱红色的



线条，屋顶是现代建材盖上金属毛草，远看是一座座“茅草房”给人强烈的感受，独龙族别样的民居风情。据说这种建筑是省、城、乡三级政府研究了多个设计方案比较后，独龙人民选择的。由对口援建单位上海市负责建设，全新的房屋，有的还未入住。三条街，街的路口，一尊独龙牛的雕塑，显得很有力，很亲切，独龙牛是独龙人的生产生活工具，亦是独龙人的品牌，因独龙江水草好，没有污染，空气质量在地球上难以寻找的好。因此，独龙牛的肉质好，口感也好，外地人喜欢把独龙牛作为美食佳肴。看到整齐一新的街道，我们全都兴奋了，迎接我们的乡领导说：“老县长高德荣在靠近缅甸的一个乡去研究发展项目，汽车要走两个小时，听说你们来，他晚上会回来见你们。”于是便把我们带去孔当村，村里盖了41栋房子，每栋有96平方米，每家每户都是全新的，有客厅、有卧室、有卫生间、有厨房、有独龙人不离不弃的火塘。

为了帮助独龙族致富，改变生活状况，政府还给每家每户建了一个可供旅游者散居的客房，完全和城里的农家宾馆不相上下。李纪恒、陈豪等领导都夜宿在村里，与独龙族老百姓围着火塘，跳起欢快的独龙舞，李纪恒看着兴高采烈的群众深情地说：“一条独龙路，使独龙人民跨越了一千年，独龙人民走进了现代文明。过去，我总是忧伤地告诉人们，我们还有落后的独龙人民，今天，我要高兴地告诉人们，我们的独



龙人民走进了现代文明。”看了独龙人民的新家园，我们走进保留下来的老房屋。走进屋里，100瓦的电灯照着不到20平方米的草屋，还是黑得看不清屋里的人，只看见火塘，一家五口人围在火塘边，火塘上有一个水壶，四壁就是竹木结构的叉叉房，家里唯有的就是偎在身边的狗，养在圈里的牛，每天出行带一把砍刀，既可劳作，也可防身，对付毒蛇或野兽。同行的每个人内心都十分心酸，独龙人民被大山阻隔、封闭数万年，从原始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但生活还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山里的4000多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生活得十分安详、悠闲，婚姻大多近亲结婚，个子都不高。独龙族的女人，因担心外民族来抢亲，幼时就用针刺成纹面女，全乡目前还有20多个全纹面女子，10多个半纹面女。我们遇到93岁高龄的纹面女，她有6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孩子33岁，33岁的孩子有两个子女，从面相看起来只有20多岁。独龙人看起来个子小，面容年轻，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小。分析起来，独龙江环境好、生态好、水质好、空气好，居住的山坳海拔也仅1000米，生活压力不大，追求不高，幸福指数高，因此显得年轻。我们大家高兴地和93岁高龄的纹面老人及她小儿子一家合影留念便告辞。回到乡镇已是傍晚，老县长高德荣也回到家等待我们去拉家常。



高德荣老家巴坡村孟定小组离现在乡镇上还有25公里，现在盖在乡上的房子是平房，走入他的客厅，仍然是火塘。高德荣见着我们时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独龙人好了，独龙江变化大了，记者也来得多了，来采访我，我感到对我宣传太多了，不应当宣传我，要宣传独龙江的变化。”他了解我是云南省文联主席，他对作家们很亲切，我还未来得及介绍，他已认出曾两次来过独龙江的张永权老师，他对张永权来独龙江的时间、发表过的散文记忆犹新。张永权说，高县长你把独龙江改变了。他说，这都是党和政府帮助我们，社会各方都支持我们独龙人的结果。他把我们安顿坐下后，就如数家珍地说：“现在我们独龙人家都住上了新房，村村通上了柏油公路，每户还有小客房可供旅游者

住，现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上海市、云南省、怒江州的支持下，还有70多个项目要建设，现在就缺乏素质高的人。”我对高县长说：“你可以请省里的旅游公司或者民营企业来帮助管理，路修通了人就多了。”



高县长说：“现在接待能力还不行，人的素质还不行啊，我们希望外来投资者来管理啊！”我们说：“云南下一个旅游热点就是这美丽、神奇、神秘的独龙江了。”高县长还是摇摇头，他说：“我已退休了，前几天也检查出糖尿病了，医生看了体检，告诉不要喝酒了。身上有时麻，说明血脂也高，要吃丹参滴丸，虽然有病，也没时间去看。路修好了，房子新了，要做的事更多了。一个封闭了千万年的独龙江，今天刚修通公路，原生态的环境很美，但文化不高的人民群众还需外界的人来帮助，结对帮扶、帮致富。”

2014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接到了独龙族群众的来信，得知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作出批示，向独龙族的乡亲们表示祝贺。他对独龙江公路隧道贯通后，帮助独龙族同胞“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收到总书记的批示，干部群众奔走相告，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和振奋中。一直为独龙江公路忙碌操劳的高德荣激动地说：“独龙族人民永远感谢习总书记、永远感谢共产党、永远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老县长一心一意为独龙族人民谋福祉，他的感人事迹，令我们崇敬和钦佩。一个还处于落后弱势的民族，有一个有智慧、有组织能力的领导高德荣，有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这是独龙人民的幸事。

有了高德荣，独龙人民就有了主心骨，就有了走向文明、走向开放、走向富裕的希望。我们对高德荣的崇敬，不仅是他立党为公，一心为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更感动的是退休仍然依然依恋这块封闭的土地，带领乡亲们与全国人民一道建设小康，把独龙江建成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到了独龙江，还想再来的地方。



我们一行文艺工作者，都从内心感受到独龙江明天必将是昨天的大理、丽江、西双版纳、腾冲，它将是作家来抒写故事的地方，音乐家来放歌的地方，舞蹈家来跳火塘舞的地方，摄影家来拍好照片的地方，



电影电视家来拍大片的地方，美术家来画大画的地方。贡山县文联主席拿出本子，要我写上一句话，我心中的话涌上笔端，满怀激情地写下：

传说中/有一个世外桃源/有一个人神共居的地方/那是遥远的独龙江/千山千幅画/万树万盆景/江水似碧玉/竹叶闪金光/宁静祥和让人梦想/走进独龙江/就会激动的唱支歌/这美丽的小山乡/是追梦圆梦的地方；

人们说/有一条独龙公路/有一条时光隧道跨千年/那是天边的独龙路/一路越千年/一路跨世纪/家家新家园/人人笑开颜/走向文明圆了梦想/走进独龙江/就会兴奋的唱支歌/这条独龙江公路/是通往幸福的路。

独龙江，神秘美丽的独龙江，是通向天边的一方净土；是追梦寻梦、休闲养身的好地方，这是我对世人发出的邀约！

今天的事业始于怒江

郑 明

弹指一挥间，我离开怒江近40年了。

近40年来，无论是在战斗激烈的老山、者阴山前线做战地记者，还是在昆明的军区机关、云南省委大院、文联、政协工作；无论是出国考察访问，还是在北京中南海红墙内聆听中央领导的讲话，我始终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怒江那段艰难而又奋发进取的岁月。



从四川到怒江

1976年10月，全国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

当兵，穿国防绿，是成千上万下乡知识青年和农村青年追求和向往的职业。招工去工厂，知识青年在农村锻炼必须二年以上，原则上是回父母所在的企业。而我父母均不在工厂工作。当时，读工农兵学员名额很少，要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层层推荐，没有过硬的成绩考核，很大程度上是凭关系，开“后门”。唯有当兵名额多一些，但要通过严格的身体检查、政治审查，因此，“开后门”的情况比上大学好一些。于是，我选择了当兵，这也是我童年时的追求。

1976年冬季征兵大会在公社召开后，我当天就报了名，自愿应征入伍。

报名之后，母亲对我说，政治审查不知是否能通过。因我出身是中



农，当兵首先满足贫农、下中农。公社副书记黄坤儒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进步，知道我的心事后，鼓励我要有信心，当兵出去见见世面。他爱人马玉容是我小学老师，很喜欢我的好学上进精神，鼓励我说，男娃娃，要当兵，才走得远，见的世面才多。我问黄书记这次当兵去哪里。他说，接兵部队在资中县有北京军区卫戍区、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

听说有北京军区来招兵，我真是日思夜想，到北京去，到首都去当兵。

可命运就是这样，想去工作的地方不一定能去，不想去的地方可偏要安排你去。

1976年12月26日，我收到公社武装部长发给我的入伍通知，通知书全文如下：

郑明同志：

为了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志，响应党中央的号令，加强军队建设，你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很光荣的，现批准你入伍。望入伍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四川省资中县革命委员会征兵办公室

1976年12月26日

接兵的教导员告诉我，万福公社的新兵全部到昆明军区怒江军分区。这位指导员名叫木成功，是位纳西族，个子近1.8米，皮肤黝黑，汉语还不是很流畅，但人很朴实厚道。他把万福公社的新兵全部召集起来，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怒江军分区的情况，记得最深刻的是木指导员一席话，他说，怒江军分区是边防军区，与缅甸山水相连，中国人养的鸡可以到缅甸下蛋，缅甸人种的瓜可以攀藤在中国的树上。

不知道何为边防军分区，何为国界的热血青年，带着梦一般的理想，穿上绿军装，向遥远的西南边疆——怒江挺进。

那是1977年元旦，公社的全体新兵集中乘公社唯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戴上大红花，穿上没有帽徽领章的新军装，背上背包，告别了父

母、兄弟，告别了敲锣打鼓前来欢送的众乡亲。中午，在资中火车站，一千多名新兵坐上拉货物的闷罐火车厢，开赴云南。

经过两天一夜的行程，到了云南省广通火车站，我们乘军用解放牌大卡车，又经过四天的行程到了怒江军分区所在地——六库镇。

一路上都有新兵下车，有的去了昆明，有的留在大理，有的留在怒江州府——六库。我们公社的兵，还要从六库出发，沿着蜿蜒险峻的山路，行程三个小时，到了泸水县城。木指导员说，泸水二营就是我们这批新兵的目的地。



我们当兵是希望见大世面，学一技之长，没想到从成都，到西昌、广通、大理、怒江、泸水，沿途看到的是：越来越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到了怒江，目睹身穿民族服饰的男女老幼在白云深处刀耕火种，满目荒凉之感，再加上七天的长途行车，战友们身上全是泥土，精神也显得十分困倦，热血青年们话语少了，笑声听不见了。

到了泸水县城，找不到一幢楼房，一个像样的旅社、餐馆，吃不上可口的川味饭菜，当时的县城真不如资中的一个乡镇。战友们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这地方太穷了。于是，有的新兵战友信念发生了动摇，向接兵干部提出，不想当兵了，要求接兵干部送回四川。

我也左思右想。虽然当时还不是很成熟，有一点还是坚定的，既然踌躇满志地来当兵，也得干满服役期，争取戴红花回家。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有几位新兵因想回四川，跟连长、排长打架，受了处分。我因能写一点黑板报，新兵连指导员段汇成，要我到了他所在的连队——称戛四连。

称戛四连

我所在的边防十团二营四连，团部在碧江县城，碧江因泥石流山体



滑坡，碧江县城 80 年代末期，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已不复存在；碧江县的老百姓已分属泸水县、福贡县所辖。营部在泸水，所辖三个连队，五连在泸水县城，有一个全军闻名的风雪丫口排，全排战士生活在海拔近 3000 米的雪山上，在雪山丫口打球，球如果掉下山，还得背上干粮去寻找。六连驻防在片马，与缅甸接壤，不通公路，全靠人背马驮，走路到泸水县城，需在途中吃午餐。我去的四连，也不通公路，从县城到称戛直线距离仅有 10 多公里，可走起灌木丛林里的羊肠小道的山路，还得用半天时间，就是坐汽车从县城到跃进桥，又从跃进江沿着江边而上，到称戛山脚——拉木戛，也得 3 个小时，从江边拉木戛到连队还得走一个小时陡峭的山路。

连队住在高黎贡山的半腰，称戛是乡政府所在地。除了乡政府有一排低矮的木板房外，有一所可容纳 100 多名学生的小学校，有一所非常简陋的卫生院，一个小商店外。连队有四排砖木结构的营房，



1000 多平方米，这是称戛最好的房屋。称戛唯有一块平地，是战士们平整出来的篮球场。站在营房门前举目望四周不足一平方公里，望得见怒江对面高耸入云端的碧罗雪山，清晰可见碧罗雪山上的人群，还可与他们对话，但要到达碧罗雪山，就得用一天时间。

人们形容怒江，是两山夹一江。即西面是碧罗雪山，东面是高黎贡山，中间是一条奔腾咆哮的怒江，称之为世界第二大峡谷。

在这陡峭的高山上，我为守卫祖国疆土，生活了两年多。

这两年多的连队生活，是人生中短暂的，但是永远难以忘却的。不仅使我懂得了军人牺牲和奉献的含义，而且培养了我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无论是家中父亲病重需我作长子的回家照顾，还是家乡的同学动员我回乡考大学，我只有信念，既然来当兵，就得当好兵。

在称戛四连当了一年的步兵战士，半年的火箭炮班战士，半年多的文书（在我之前的文书李中军，是我一同入伍的乡友，1978 年 12 月，

第一批抽调上前线，参加自卫还击作战，在战斗中踩到越军埋下的地雷壮烈牺牲，而今我十分怀念他)。这期间，我参加了建军 50 周年昆明军区的文艺调演；在《国防战报》发表了第一篇新闻报道《后勤部长来连队蹲点生豆芽》；创作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连长的爱》，1981 年荣获云南省军区创作三等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称戛——四连难忘怀

使我失去了初恋的朋友，

失去了在故乡考大学的机会；

又使我获得艰难困苦不低头的信念，

懂得了边防军人奉献和牺牲的含义，

人生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

今天的事业始于怒江

1978 年 12 月，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斗快打响的时候，我们边防十团接到命令，全团调防到文山前线。

连队战士们听后，士气高昂。当然，有的战士用鲜血写出的誓言中，不免包含几分苦涩。试问，谁不担心上前线，子弹会不会长“眼睛”，让不让你“光荣”呢？但不免也有另一面的想法，当一场兵，不去打一次仗，不值得。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听连首长介绍，文山前线比怒江生活条件好，没有怒江这样大的山，离昆明比怒江近几百公里。战士们发自内心地高兴，走出大山峡谷，到新的地方去见见世面，改变一下生活环境。

正当我们全团官兵在紧张准备开赴前线的时候，中央军委宣布对越自卫还击战胜利结束。1979 年 4 月，我们部队到了文山，住房在马关县八寨的群众家中，随时准备从马关的铁厂乡或河口，打击入侵之敌。

三个月后，战火的硝烟已逐渐熄灭，军区又将我们部队调往与广西接壤的富宁，组建云南省军区独立二团。到了富宁，我晋升为独立二团



二营部书记，次年，团长傅茂林和团政治处副主任吴传久发现我会写一点文章，调我到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1982年年末，独立师二团归属14集团军250师，我们团改为749团。集团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要从250师选调优秀年轻干部到军里工作。师宣传科长陈历森，副科长苏战旗、于良廷热心推荐我到军宣传处工作，经集团军副政委陈连富、宣传处长黄宏和干部处考察，1982年12月调入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处工作。1983年6月，昆明军区政治部到集团军选调年轻干部。《国防战报》社编辑覃信刚熟悉了解我，因为我曾经陪同他去过扣林山采访，因此，他推荐我到《云贵民兵》杂志社当编辑。军区群工部部长詹之光、副部长赖丛玉，《云贵民兵》主编文汉鼎看了我发表的作品，进行了考察，很快我就调到昆明军区政治部工作。1985年因百万大裁军，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合并，我放弃了上级反复动员我到成都军区政治部工作的机会，恋恋不舍地脱下穿了十年的绿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曾在云南省委宣传部任干事、宣传处副处长、云南省省委外宣办副主任，《东陆时报》社常务副总编，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云南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云南省政府新闻发言人，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回顾我的人生旅途，我有过军旅人生，也走进了艺术人生。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联第八届、第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委会委员。我感慨地说，今天我从事的事业，是在怒江那段艰难岁月为我奠定的基础。

1977年元月，到了怒江，看到的是怒江望不到山顶的大山，目睹的是刀耕火种的原始落后生产生活方式。所在的连队，见不到汽车，没有当兵时可以追求的职业，如学开汽车，当医生，学通讯的现代技能。封闭式的连队生活显得枯燥，早上6:30吹起床号，三分钟内穿上衣服背上武器到操场整队集合，不是登山训练，就是在操场上跑步，有时还要跑下山到江边扛木料回连队修营房。吃了早餐，训练、学习；吃了午